

鬼神畧論

或問曰、儒門每說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魄體歸於地、而無復留者矣、此是如何理乎、予答之曰、夫鬼神之說也、固非淺見之所及、初學之所急、則吾儕非所敢輕論也、雖然、惑乎其說、而害乎其道者、徃皆是也、畧陳予所思、以應子之問、且自辨予惑而已矣、凡萬物之並生於兩間、莫一物而非陰陽造化之功者也、是以其氣翕聚、則品物各成其形、乃有其形、則魂魄精靈自寓乎其中、以為智覺運用之主焉、名之謂心神也、此外更有何心神者乎、是以其氣聚、則心神自寓乎其形、散則心神亦隨而亡矣、還有何之留者乎、或曰、子未聞輪回因緣之說乎、人心生念、則所生必為緣、故死則此念還隨緣而寓、畜生念生、則緣在畜生、故形已滅、則

為緣故死則此念還隨緣而寓畜
生念生則緣在畜生故形已滅則
心因其緣以寓畜生而復生乎此
世惡業念生則緣在惡業故形已
滅則心因其緣以寓惡人而復生
乎此世如是輪回來以受生死流
轉之苦如此心一念不生則無亦
有緣此自不生不滅形雖已滅而
心還住天堂以免輪回之苦焉然
則形雖已滅心終無滅也曰子說
輪回也詳焉雖然此說之非既說
破於前矣子未解之乎且子思之
人心是何物也譬諸燈火燈心麻
油猶魂魄也二物相合則燈火有
光一盡則無其光二物已盡而後
更有何之光乎所謂心本虛靈應
物無迹者是也形已滅而後別有
何心者而寓乎他物乎浮屠者觀
偶有人氣寓乎物而為怪之類即
因以為輪回流轉之證焉嗚呼陋
矣闇哉若強暴邪淫者橫死則其
忿戾激迫之氣不能頓散而姑寓
乎物而為怪者千萬人中或偶有

忿戾激迫之氣不能頓散而姑寓乎物而為怪者千萬人中或偶有之然稍經時月則自消散矣此等之事何足怪乎嗚呼輪回之說之為惑也不待辯而明矣或曰其如是則儒家何說宗廟祭祀鬼神來格之事是其說之相矛盾果有何理也哉曰子聞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禽獸之為物也丁其初生姑知父子之親其及稍長則不復相知焉此禽獸之所以為禽獸也若夫為人之子者父母存則盡心竭力而事之猶為日不足及其沒也脩爾忘之豈是人子之心也哉是故先王有慎終追遠之禮而久而不忘其本焉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為萬物之靈也况夫萬物之神與天地之神本是一神故有誠求之則自格焉何有間隔乎或曰夫神惟是一神也則儒家祭先何別高曾祖考况又自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以至於五祀八蜡悉有祭之也何為其如是區別而祭之乎

川社稷。以至於五祀八蜡。悉有祭之也。何為其如是區別而祭之乎。曰神是陰陽屈神之妙。固非離之而別有神也。故凡物有其形。則自有其神也。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者。是也。故其形滅。則其神亦散。而與造化之神混。而為一矣。是故人之祭之也。乃非各設其所當祭之主。則無所寓其神焉。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各設其尸。各立其主。而祭之以盡誠敬之至情焉。故其誠至焉。則其神格焉。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是也。此是誠神孚合之妙。而所不可度也。夫天地山川。各有其形。則其神亦寓焉。故在天則祭天神。在地則祭地祇。在山川則祭山川。凡有功德於世者。皆無小大。祭之。所以報其恩也。此所以有五祀八蜡之祭也。雖然先王之制。各稱其分。而定其數焉。不得妄祭之也。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元士二廟。士庶人惟祭其禘。

之也。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元士二廟，士庶人惟祭其禴而已矣。此其情雖無窮，而分乃有定也。是以非天子則不能祭天地日月，名山大川，諸侯不過乎祭其封內山川也。故孔夫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夫神不享非禮焉。苟祭其所不當祭者，則雖陳俎豆，灌鬱鬯，八音鏗鏘，而此徒諂瀆鬼神也。神何為享焉？乃若季氏旅泰山，藏氏祀爰居之類，是也。此惟祈福壽之利心，而非敬鬼神之真情也。若秦、始皇、漢、武帝、唐、玄宗，皆為英武之君，亦媮慾一蠱其心，而猥求延年之方焉。於是乎，斡正方士，乘其迷暗，而鬻其方術，或稱求不死藥，而浮巨舶於海外，或謂降王母仙，而設高樓於宮中，巧挾種、邪術，以增益其蠱惑矣。夫三君共不得其所求，而却貽千載之羞焉。嗚呼哀乎！世不懲其覆轍，而妄騁乎綦棘之中，諂神淫佛之惑甚者，何也？鄉無家塾之教，國無學宮之政。

藏氏祀爰居之類是也。此惟祈福
壽之利心，而非敬鬼神之真情也。
若秦始皇漢武帝唐玄宗，皆為英
武之君，亦媮慾一蠱其心，而猥求
延年之方焉。於是乎，斡正方士，乘
其迷暗，而鬻其方術，或稱求不死
藥，而浮巨舶於海外，或謂降王母
仙，而設高樓於宮中，巧挾種々邪
術，以增益其蠱惑矣。夫三君共不
得其所求，而却貽千載之羞焉。嗚
呼哀乎，世不懲其覆轍，而妄騁乎
綦棘之中，諂神淫佛之惑甚者，何
也。鄉無家塾之教，國無學宮之政
之所致也。

享保九年歲次甲辰陽月下澣深
筆於武江旅館燈下

剛齋山田定經



讀山田氏鬼神畧論

余姻家高階經和以山田氏所著鬼神畧論示余曰此論於吾子之意爲何如余乃取而讀之其議論卓然不溺異端恠妄之說余雖未識其人亦可見其學術之正矣然其論曰畧則猶有未詳焉者請以余所聞於古者詳之余嘗謂鬼神實爲陰陽之爲威福者蓋陰陽之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亘古亘今未嘗止息而日月寒暑與夫人物之生死無一不由陰陽者其生也爲陽之伸其死也爲陰之屈是則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功用也其在人也竈爲陽之靈竈爲陰之靈爲之精神氣血爲之視聽呼吸而斯有生焉則陽之伸也及其竈升竈降而死焉則陰之屈也而祭祀之感格則屈中之伸也亦安往而非屈伸往來之理乎哉然陰陽之運天命之流行也

則屈中之伸也亦安往而非屈伸往來
之理乎哉然陰陽之運天命之流行也
古今人物無有情無情莫不自大化
中流出者譬如一原之水愈出而愈無
窮初非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如釋
氏輪迴之說也釋氏懵於天命不知陰
陽本原以爲人死神識未滅隨復受生
殊不知陽生陰殺如火必熨如水必寒
是天地之誠也若謂人死神識未滅是
殺而未殺如世俗所云生殺者豈足語
天地之化乎苟如是陰不成陰陽不成
陽安能成造化之功乎夫死之爲言漸
也澌然而盡之謂也君子事天之心一
息生則一息存及其死則此心與身俱
盡而無復毫髮之遺恨故曰生吾順事
沒吾寧也今死而有未盡者豈可謂沒
吾寧乎若夫沈寃滯鬼接人耳目則亦
有故焉或有冤氣之結如晉之申生或
有精鬼之強如鄭之伯有雖死其氣未
遽散盡恍惚爲形象之可見亦無足恠
焉然一見之後寂無聞焉則是雖暫有

遠散盡恍惚爲形象之可見亦無足恠
焉然一見之後寂無聞焉則是雖暫有
之亦終歸於盡耳又世所傳有如羊祜
識環之類好恠者談之以爲後身之證
此等事恠異妄誕固非君子所語然陰
陽之變不可測亦不可決無此事是其
氣散之初偶與他家胎生之氣相感乃
如此余嘗譬之於焚香人之有精神猶
香之有煙氣也未有香燼而煙氣獨存
者然方煙散之時或有巾幌之類爲之
所觸留煙氣於其中他日輟之則前日
之香猶在是也豈可謂巾幌爲香之所
變乎及其久雖香氣之託者亦無有矣
世之所謂託生者其理蓋如是也况此
等事古今間億萬人中有一人乃槩以
一人例億萬人以爲可信亦見其愚也
至於祭祀感格之理則最爲幽冥微妙
非區區之論所能盡也然其大要則勉
齋黃氏之說得之矣其說曰祖考之氣
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
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

一人例億萬人以爲可信亦見其愚也
至於祭祀感格之理則最為幽冥微妙
非區區之論所能盡也然其大要則勉
齋黃氏之說得之矣其說曰祖考之氣
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
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
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
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與
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
蓋有必然而不可誣者矣學者以此說
入思議反復而體驗之則其於鬼神幽
明之說亦思過半矣遂書以附山田氏
之論云

享保十二年歲次丁未春正月十三日

鳩巢老人室直清識



備府剛齋先生山田君諱定經掌著

鬼神畧論及擬請立儒門宗旨疏二

篇質諸鳩巢室先生先生悅其論辨

備府剛齋先生山田君諱定經著作
鬼神畧論及擬請立儒門宗旨疏二
篇質諸鳩巢室先生先生悅其論辨
可以扶世教祛民惑各題其後數百
言而鬼神之說最詳室先生平居少
所許可未嘗以隻辭阿人而為山田
君丁寧如是豈有私於其間耶二公
既沒延享戊辰亥四月子深遊備府與
剛齋先生之子出經澤原氏青峰君
邂逅于長谷川氏舍中出二篇相示
伏而讀之字墨猶新反覆捧誦儼如
師儒之臨上想見其典刑欽慕不已
而二先生所以惠後學警世人懇々
之意溢于筆墨亦可貴也夫子深受業
室氏之門而與青峰君相知不淺悚然
起敬竊識其末云是月二十又八日

晚生河口子深謹書于希賢

堂西軒



既沒延享戊辰夏四月子深遊備府與
剛齋先生之子出繼溪原氏青峰君
邂逅于長谷川氏舍中出二篇相示
伏而讀之子深猶新反覆捧誦儼如
師儒之臨上想見其典刑欽慕不已
而二先生所以惠後學警世人懇
之意溢于筆墨亦可貴也夫子深受業
室氏之門而與青峰君相知不淺悚然
起敬竊識其末云是月二十又八日

晚生河口子深謹書于希賢

堂西軒





特別
□ 10
3478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in a vertical red stamp,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特別
10
3478